



# 沒有說完的故事

伊薩耶夫 編 剧

艾爾姆列爾 总导演

傅佩珩 翻譯

蔡震中 編寫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# 沒有說完的故事

(苏联) K·伊萨耶夫 编剧  
Φ·艾尔姆列尔 导演

傅佩玲 翻译  
黎震中 编写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56·北京

## 沒有說完的故事

伊薩耶夫 編劇

艾爾姆列爾 导演

傅佩斯翻譯

蔡震中編寫

\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089號

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

\*

書本787×1092公厘  $\frac{1}{32}$  · 印張  $1\frac{9}{16}$  · 字數 29,000

1956年12月第1版

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6,500冊 定價(7)0.16元

統一書號：10361·12

## 內容 說 明

這是根據蘇聯同名影片編寫的電影故事。

女醫生莉達是一個又溫柔又倔強的人。她熱愛自己的工作，忘我地勞動着，為周圍的人們服務，也贏得了人們的尊敬，她正在尋找一條新的醫療途徑，把幸福帶給新時代的病人。患了兩腿麻痹症的造船工程師尤里，也是一個堅強的人，他不僅在和自己的疾病鬥爭着，而且還創造性地設計了一種新的輪船。尤里在疾病中得到了莉達的幫助，莉達在試驗新醫療方法的過程中，也得到尤里的支持。兩個人性格相投，彼此傾心，但是這種愛情是在沉默之中孕育的，誰也沒有告訴誰，經過痛苦的分離和另一個靈魂卑劣的男醫生對莉達的糾纏，莉達終於回到了尤里的身邊，這時尤里的病也好了一半。無言的、成熟的愛情帶給了他們無限的幸福。

這個故事通過一個蘇聯普通婦女的社會生活和愛情生活，描寫了她的高尚的思想品質。

## 目 次

一	清晨的序曲	1
二	送鲜花的人	2
三	寻找新的途径	4
四	许久没有蝉鸣了	8
五	不是知音	12
六	为了生命	16
七	同是为了爱	21
八	在诊疗室里	24
九	晴天霹雳	26
一〇	望眼欲穿	29
一一	“请您说个名字……”	32
一二	坏消息还是好消息	36
一三	尽在不言中	41

## 一 清晨的序曲

春天的清晨，太阳还没有露头，在一条幽静的街道上，刚刚驶过一辆洒水车；道旁的绿树叶上还凝结着夜间的露水珠儿，女医生莉达就已经提着她的手术箱从家门走出来。她呼吸了一口清晨的新鲜空气，匆匆地弯过了街角，一个清扫员停下了扫把，祝她早安，伫立在路口的交通警察也举手向她敬礼。

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早晨啊！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而美好。莉达高高兴兴地朝一家门首走去。当她刚刚踏上这家人家的楼梯口时，女主人早就闻声从楼上奔下来迎接她。

“莉达同志！您快来看看吧！病人很不好。”

莉达不停脚地走上楼梯，问女主人：

“为什么不请急诊医生呢？”

“我……不知道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您，我想您来了，孩子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。”

原来莉达是被请来给一个病人急诊的，怪不得她这么早就离开了家呢。她看完病人之后，就又走回街道上来，她想回家去用点早点。她仍然是那么急急忙忙地走着，突然迎面走来一个腿脚不利落的人，莉达险些撞着了他，莉达停下来打量了一番那个人，她说：

“对不起……唔，您是波玛廖夫同志！”

那腿脚不利落的人一时显得很难为情，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嗳，嗳，您好，医生同志。

“誰允許您出来在馬路上蹣跚的？”莉达問。

波瑪廖夫支支吾吾地說：“嗳，嗳，我尊敬的医生，您替我設身处地想想看，活兒都沒人干了，我能躺在床上？”

“难道沒有您去干就不行嗎？您的血压又升高啦！您應該馬上回到床上去。”

“莉达同志……”病人想再解釋几句。

“波瑪廖夫同志，我对您不仅要負医生的責任，我并且还是区人民代表。”莉达严厉地說。

病人听了她的話，無言可对，聳聳肩，無可奈何地向来路走去。莉达望着病人的背影，舒心地笑了，这才放开脚步赶回家去。

## 二 送鮮花的人

当莉达还没有走回家去的时候，在她家的門首走來一个中年人。这个身穿笔挺西裝的男人，手里拿着一束鮮花，徑直走进莉达家的院子。院子里有一个上了点年紀的妇人正在树陰下扫地，这男人冒冒失失地喊了一声：“你好！”

扫地的妇人回身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早已明白了他的來意，便向他說：

“啊，卡宁医生，莉达已經出去啦！”

“啊，那……也沒关系，請你把这花交給她吧。”

他說罢就轉身走了。扫地的妇人望着他的背影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“送花的人……。”

过一会儿莉达回来了，她走进自己的房间，脱掉外衣，对着梳粧鏡理了理鬚髮。然后她点上瓦斯炉，开始煎鷄蛋。这时，那妇人走进来，告訴她又有人給她送来一把花兒。

“花兒？”莉达好象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故意問：“誰送的？”

“你自己心里明白，別裝模作样了”

莉达赶紧接过話碴兒道：“波里亞大嬸……”

“什么大嬸不大嬸的，你是不是想說，这是你的私事，用不着隣居替你操这分閑心？”

莉达慌忙說：“不，不是这样，我不需要花。”

“別那么傻了，莉达，”波里亞大嬸耐心地跟她說，“你要听我的話，眼前有一个很好的人愛你，你就嫁給他吧！他聰明、漂亮，又是你的同行，你自己也不是沒有夸獎过他呀！”

莉达沒有吭声，低头在撥弄着炉子。

“这么說你不愛他？你这么多年背青就守了寡。”

莉达低低地說：“他太欣賞他自己了。……”

“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哪个男人不爱夸耀夸耀自己？他是爱你的。”

莉达一边听，一边心里好象在琢磨着什么事，兩眼出神地看着牆壁，竟把鍋里的蛋給忘了。

“啊呀，雞蛋燒糊了！”

“得了，我來給你煎一个吧！看你，糊塗得什么事都搞乱了。”波里亞大嬸又怨又愛地說。

“也許我是糊塗了，”莉达心不在焉地說，“可是我

得赶紧去医院上班，不然就迟到了，您别生我的气，我还要去看一个病人。”

说完，她就急急披上衣服走了。

### 三 尋找新的途徑

这个房间里的陈設可有点特別，最引人注意的是房间中央摆着的一只精巧的輪船模型，其它的角落里除了几張繪图案而外，就再也看不到象样的陳設了。唯一帶有家庭生活气息的家具，只有單人床前的那架穿衣鏡。

穿衣鏡正好面对着房門，只要一推开房門，进来的人就可以一目了然房主人在干着什么事情。这位房主人是有名的造船工程师，名叫耶尔碩夫，因为双腿患了神經痺瘻症，如今不得不躺在床上。但就是躺在床上，他还在繼續工作。他設計了一种新的沒有龙骨的輪船。而且正在为实现这一設計作着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努力。他討厭迁就和墨守陈規。对于他來說，任何困难都吓不倒他。

許多医生都叮囑他要安安靜靜地休养，可是我們从穿衣鏡中看到的却是：耶尔碩夫半躺在床上看图纸，丁字尺也舍不得丢下，看！他还在揮舞着丁字尺和床沿上坐着的几个大学生喊叫呢。

“不！”耶尔碩夫高声嚷道：“亲爱的設計家們，我所期待的是具有創造性的、有独立見解的設計，除了你們这些年青一代，还有誰能来改造那些落后的形式呢？你怎么認為，沃洛佳，在这样的船艙里住舒服嗎？要知道船是海員的家。”

帶闊邊眼鏡的沃洛佳說：“不舒服，可是……您設計

的也是这样的啊！耶爾碩夫同志。”

“難道你們沒有獨立思考的權利嗎？”耶爾碩夫用了字尺指着沃洛佳的腦袋說，“好哇，你們還沒有當上工程師就具备了墨守成規的保守思想了啊！”

沃洛佳低垂了頭，別人也都不吭氣。耶爾碩夫環視了大家一遭，繼續說道：

“馬卡洛夫比你們年紀都小，可是他却開始注意到了真正的浮力原理。”耶爾碩夫講到此處，眼光扫到另一個愁眉苦臉的小伙子身上，“自然啦，他不象我們的謝爾蓋，我在說話，他却瞪着眼睛數天上的烏鵲。”

謝爾蓋嘟着嘴委屈地說：“我听着哪。”

“不，你沒有聽，謝爾蓋，我了解你在苦悶着什麼……”

耶爾碩夫打從窗口望出去，那藍澄澄的天上，飄浮着白雲，有兩只小鳥吱吱喳喳地叫着飛過去。耶爾碩夫感慨地嘆了一口氣說：

“春天，春天啊。……”

坐在角落上的娜佳抱怨謝爾蓋說：“一到春天你就想出去玩！”

“哈哈！”耶爾碩夫回過頭來，望着這個苗條的驟鼻子姑娘大笑，笑得娜佳難為情地低下了頭。耶爾碩夫笑過之後，忽然又严肃地對娜佳說：“娜佳，你說的對，春天是屬於你們的。去吧！神經病科醫生要來看我了。”

象有一道黑影掠過耶爾碩夫的心頭，同學們都用責備的眼光看着娜佳，娜佳也自覺失言，悄悄地離開坐位，向門口走去。大學生們也紛紛向耶爾碩夫告辭了。

这时，耶尔硕夫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急忙喊住謝尔盖，輕輕問他：“怎么？你还没有对她说嗎？”

謝尔盖躊躇地说：“我一直沒敢提。……”

“你看……” 耶尔硕夫从筆記本里拿出兩張音乐会的票，“我不能去听，可是娜佳喜欢音乐，你們去吧！”

謝尔盖接过票来，高兴地说：“謝謝你，耶尔硕夫同志！”說着，拔腿就往外跑，还大声地喊“娜佳”，他兴奋得什么都顧不得了，跑出房門的时候，險些把一个提着手术箱的医生撞翻。那医生非常不高兴地嘟囔了一句什么，用手擰了擰衣服，走进了耶尔硕夫的房間。

大約过了半个鐘点左右，剛才走进耶尔硕夫房里去的医生又走了出来。他在楼梯口停下来，这时，我們才看清楚他的臉，原来就是在清晨給莉达送花的阿卡宁。阿卡宁搖了搖头，正要拉开大門，可是沒等他抬起手来門就开了，啊！是莉达。

“啊！莉达同志，向您致敬！”阿卡宁把手按在胸膛上，做出非常恭敬的样子說：“我遵照您的吩咐看过了耶尔硕夫。”

莉达握了握阿卡宁的手，急急地問道：“您覺得病人怎么样？”

阿卡宁把兩手一攤，說：“很可惜，沒什么好轉，他精神狀態很緊張不安，希望不大。”

“您是这样認為嗎？”

“我对事情很少認為，亲爱的、迷人的小鳥。”

从莉达的面部表情上，可以看出她对阿卡宁的話很不满意。她激动地说：“可是他的意志很堅強，他沒有向疾

病低头。这一点你不想把它估計进去嗎？”

阿卡宁听了她的話，嘴角現出輕蔑的微笑，略停一下說：“莉达，那是詩人的話，可你是医生。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他必須站起来！”莉达斬釘截鐵地說。

“一个医生不能凭願望診病啊！”

“你說錯了！”

“对对，也不能凭你个人倔強的性格办事！”

莉达几乎不願再和阿卡宁糾纏了，她扭过头去不理睬他。阿卡宁停了一下，又接着說：

“不过……我劝你不要在他身上作試驗，他是很重要な人物，你或許認為引起他第二次的神經震盪，可能恢复病人的神經麻痺。……”

“我是想寻找一条新的途徑。”莉达喘了一口气說。

“我不否認有可能，莉达，我爱你，才这么跟你說，耶尔碩夫是个著名的人物，你冒險去治他，也可能使他永远站不起来，你犯不上伸出腦袋去冒險。”

“你用不着可憐我的腦袋！”莉达憤憤地說罢，扭头就要上樓去。

“可是我……”阿卡宁瞇縫着两只眼對她說，“需要你。”

“你說什么？”莉达停下来責問他。

“好好，我們不要吵架，晚上听音乐去吧？”

“我不去！”莉达說着便要走。

“等一等，”阿卡宁伸出手来請求她道，“莉达，我去买票啦！”

莉达被他纏得实在沒有法子，她長舒了一口气，看了

看阿卡宁，然后慢慢地說：“薩沙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以后不要再給我送花了。”

阿卡宁睜着眼睛，吃惊地說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需要。”莉达說完就急急跑上樓梯去了。

#### 四 許久沒有彈琴了

耶爾碩夫半躺在床上，房間的光線顯得很灰暗。可是一當莉達走進這房間，就象把春天的陽光也帶了進來，耶爾碩夫一下子從床上坐起來，大聲熱情地說：

“您好！严厉的医生。”

“您好！不听话的病人。”莉达也微笑了一下回答。

“您的身体怎么样？”耶爾碩夫关切地問。

莉达打开手术箱，走近耶爾碩夫的床边，温和地但也帶着一些譴責的口吻說：

“您倒好象是医生，来給我治病。”

“好吧！我不說了，您給我看吧！”耶爾碩夫放倒身體。莉达按着耶爾碩夫的手腕，看着手錶，專心地在听他的脈搏的跳動。

莉达看了耶爾碩夫一眼說：“脈搏很好！”

耶爾碩夫好象在想着別的事，沒有注意听莉达剛才說的什么，他突如其来地問：“您累了嗎？”

“有一点累。”莉达舒了一口气，她的确是有些累了。

“是被您所热爱的工作累的嗎？”耶爾碩夫望着莉达說。

莉达歪身坐到耶爾碩夫的床边，冲他点头說道：“我

爱它超过了一切。”



莉达歪身坐到耶尔碩夫的床边，冲他点头說道：  
“我爱它超过了一切。”

耶尔碩夫認真地听着她的話，眨眨眼睛。当莉达講完話时，他揚了一下胳膊，表示很贊許，馬上接着說：

“我听说，真正的医学，應該是探求新的医疗途径，用那些新的方法，免除人类一切惡性的疾病。”

莉达听着耶尔碩夫的話，不断地点头，最后她说：“您說的正是我想要作的。”

耶尔碩夫听莉达这么一講，心中很兴奋，一下子支起身子坐起来，十分关怀地問：“您真是要走这条路嗎？”

莉达看着耶尔碩夫，語意深長地說：“一个人得了病，

他很痛苦，但后来又恢复了健康，他会感到这是幸福。”

耶尔碩夫深深地被莉达的話打动了心，他躺下来，把双臂圈在腦后，兩眼望着天花板慢慢地說：“幸福，这是一句好話，我們这个时代的人應該获得它。”

“應該获得。”

“謝謝！”

莉达听了耶尔碩夫的話，不禁笑了起来，笑得几乎直不起腰。停了停，才說：“您为什么謝我呢？好象我会給您幸福？”

“我是这么想。您也象阿卡宁医生那样要求我安静的休养嗎？”

“有时也要求，”莉达望着耶尔碩夫說，“不过，不是对您。”

耶尔碩夫陡然挺起身体，閃着一双惶惑的眼睛，急急地問她道：“不是对我？您不叫我安静地躺着？您是允許我工作、喊叫嗎？”

莉达把兩手放在耶尔碩夫肩上，誠懇地說：“工作吧！喊叫吧！使出你全部力量做吧！”

莉达的話，真象是刺立竿見影的良藥，耶尔碩夫立刻高声喊叫起来：“喂！我不能安静！我的医生禁止我安静的休养，喂……。”

耶尔碩夫高兴得真快要發狂了，他把枕头抛起来，枕头撞到天花板上，掉下来，砸在他的头上，他哈哈大笑，一面大声喊道：“我要唱歌！我要唱歌！……”

房門輕輕地开了一道縫，耶尔碩夫的媽媽，一个白髮蒼蒼慈祥微笑的面影在門縫中張望了一下，然后房門又輕

輕地帶上了。

“太可惜了，”耶爾碩夫對莉達說，“現在應該有音樂，可惜您不彈琴。”

莉達嘆了一口氣說：“很久以前彈過。”

“那太好啦！可以彈一個曲子給我聽嗎，莉達同志？”

莉達好象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往事，臉上籠罩起一層愁雲，她沒有答應耶爾碩夫的請求。是不願意？還是不好意思？她自己一時也沒弄清楚，她只覺得心緒很亂，她只意識到應該離開這里，可是她又不願意離開這里，猶豫了一刻，她終於下了決心，從耶爾碩夫的床邊站起身來，把手伸給他說：

“再會吧。我累了。”

耶爾碩夫緊緊地握着她的手，奇怪地望着她，可是莉達一扭臉，就匆匆地走出房門。耶爾碩夫不動地看著她的背影，好像在心里默默地說：“啊，多好的人！”

莉達坐在鋼琴前彈着練習曲，彈得不很流暢，幾次都中途停了下来。她雖然有些失去信心，可是她仍然堅持著彈下去。悠揚的琴聲透過帷幔，穿過窗戶，飄蕩在自由的天空中。這一次比較順利地彈下來了，琴聲居然還把隣居的小姑娘維洛契卡吸引了來，小姑娘躲在帷幔后，傾耳靜聽。突然琴聲又斷了，莉達看了看按在鍵盤上的兩只手，嘆了一口氣。

“莉達阿姨！”小維洛契卡對莉達說，“你彈得比我好哇！”

莉达回过头望着小姑娘苦笑一声說，“是这样嗎？”

“是的，阿姨。你以前怎么不彈哪？为什么現在又彈了哪？”

莉达茫然地說：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維洛契卡眨着一双小眼睛說：“老师留下練習啦？”

“不，有一个人要我彈給他听，可是我很久不彈啦，生疏了，手指头都硬了。”莉达就象在知心朋友面前一样，把自己的心里話說給小維洛契卡听。

維洛契卡这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，同情地听着莉达阿姨的話，也好象很为莉达阿姨难过，她輕輕地說：

“莉达阿姨，我想你一定会彈好的。……”

莉达望着小姑娘，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## 五 不是知音

音乐厅的大吊花灯漸漸地亮了。舞台上的管絃乐队正在奏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曲。大厅中的听众，一个个都屏息靜气全神灌注地欣賞着这一曲优美的音乐。这时，我們看見莉达和阿卡宁也坐在池座里。莉达完全陶醉在悠揚的乐曲里了。可是阿卡宁呢？似乎一点兒也沒注意音乐，他只斜睨着兩眼，看着莉达，他甚至于想把莉达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。

莉达發覺了，有些不耐煩，她悄声說：“你不要老盯着看我，你妨礙我听音乐。”說完，便扭过臉去望着前方。

在她的前几排池座里并肩坐着娜佳和謝尔盖这一对年青的恋人。他俩也完全陶醉在这美妙的音乐里，娜佳把头